

K26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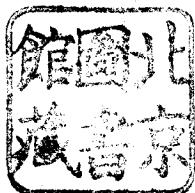
1
231

B6722148

关山阵阵苍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上)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八·南昌

A611558

献　　给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五十周年纪念

目 录

曙光照信丰	(1)
二十三纵队	(17)
圳下战斗	(27)
烽火会昌	(32)
大柏地战斗	(42)
筹款公函	(50)
古竹的春天	(58)
一箩铜板	(67)
白水寨筹款	(67)
一箩铜板	(70)
春风吹绿琴江岸	(74)
进入闽西后的第一仗	(85)
于都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94)
春雨降兴国	(108)
《兴国县土地法》的诞生	(119)
斗争	(129)
东一区赤卫军	(137)
打宁都	(146)
小布赤卫队	(151)
红旗跃过汀江	(160)
雪里行军情更迫	(170)
打信丰	(181)
发枪	(192)

矿山烈火	(198)
地下党支部	(207)
寻乌调查	(213)
安治暴动	(223)
争斗	(235)
保卫农会	(248)
竹篙寨	(257)
分田	(263)
找毛委员去	(271)
兴国调查	(278)
沸腾的黄陂、小布地区	(286)

附录：

- 一、一九二九年初毛委员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
闽西进军路线.....(310)
- 二、一九二九年四月毛委员率领红四军主力往返赣
南、闽西路线.....(312)
- 三、一九三〇年初毛委员率领红军往返赣南、闽西
路线.....(313)
- 四、一九三〇年六月底毛委员率领红军从汀州向长
沙并返回赣南路.....(314)
- 五、一九二九年初毛委员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
闽西进军路线示意图
- 六、赣南、闽西地区行政简图

曙光照信丰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委员在湘赣边发动并领导了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为了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把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向更广大领域，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委员和朱德军长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上的小行洲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经遂川的大汾、左安，上犹的营前，崇义的杰坝和县城，大余县城和南雄的乌径等地，于一月二十六日进入位于赣南西部的信丰境内。

(一)

大革命前，信丰县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豪绅等，占有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并以地租的形式，攫取贫苦农民劳动果实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遇到年节或办红白喜丧，他们还强迫贫苦农民大量送礼，否则来年就不租地给贫苦农民种；高利贷的剥削更是敲骨吸髓，以至于有的借钱日夜各一毫利，借一元钱，转眼之间就要还两元、三元；地主土豪、族主土霸们为了

扩大自己的势力，不仅经常有意挑起宗族姓氏械斗，强逼农民们流血丧生、纳款捐钱，而且还借保护同族为名，在险隘山口私设关卡，逼迫那些经过关卡卖柴籴米的人缴交税金；此外，反动政府也巧立名目，大收什么壮丁税、牛头税、猪税、邮票税等，甚至连生孩子都收人口税：男的一毫洋，女的半毫洋，……

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等象绳索一样套在贫苦农民的颈脖上，使他们活没有路、死又不甘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揭竿而起，打土豪、杀官吏、抗捐租、平仓吃大户。一九二六年春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席卷信丰时，学生们便高呼革命口号，举行反帝反封建的大游行；有的则更进一步走向农村，宣传“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协助贫苦农民组织农会。

面对大革命的烽火，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①。“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信丰的各种反动势力立刻纠合在一起，组织靖卫团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革命者，解散农会，……就在这屠刀架到脖子上的时刻，信丰县贫协主席李观廉同志领导贫苦农民举行了第一次大暴动，把信丰县城围困了

^①陈赞贤同志一八九四年生，江西南康县人，一九二五年入党，曾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江西最早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曾任南康县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等职。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在国民党赣县工署被蒋介石派遣特务暗杀。

一天多。由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暴动队伍受了很大损失，不得不撤围退走。

过不久，赣南特委^①指示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党组织必须潜入农村，组织农民武装，……信丰党组织便迅速转移到农村，并选择位于信丰、南康交界处的黄泥排、龙回地区做活动中心。黄泥排有个叫黄矮牯的，家里原有六口人，后来父亲被反动派打死；哥哥被抓丁；姐姐遭到狗地主奸污，跳塘自杀；妹妹被活活饿死，到如今只剩下黄矮牯和哭瞎了双眼的老母亲两人。共产党员黄维汉同志来到黄泥排后，就反复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使他有了参加革命的要求。但他母亲偏又死死不肯，说：“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不要去和有钱人斗。我只剩下你这棵苗子了，要是你也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过活啊？”

黄维汉就问她：“婆婆，你家老人家慈善吧？”

她赶忙说：“心可善哩！蚂蚁也不曾捻死一个。”

“那你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苦呢？”

“唉——命不好呗。”

“你不是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为什么你家老人家做了一辈子善人，你却没有得到善报；地主上辈子就逼死了人，现在他还是有吃有穿呢？婆婆，你说这

①赣南特委，一九二七年九月在赣州成立，属江西省委领导，后改属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与赣西特委合并，称为赣西南特委。

‘命’怎么总跟穷人过不去呢？”

“噢，不是命苦呀！”……

这以后，黄维汉不仅进一步给她讲解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而且还在她家割禾忙不过来时，主动安排别的贫苦农民去帮忙；矮牯不在家时，又叫别人好好照顾她的吃住。……经过这样细致深入的工作，老人家终于觉悟了，说：“矮牯，娘不扯你了，你跟着黄先生去干吧！众人一股劲，黄土变成金嘛。坐着等死，就不如豁出命去为僥^①穷人打江山。”就这样，黄维汉很快便发展了黄矮牯等三人入党，又通过他们的努力，使黄泥排的农会恢复活动，发展了大批会员。与此同时，信丰县党组织还派出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到各地去当教员，以学校为立足点，秘密组织少先队、发展团组织、举办农民识字班，讲解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使东岗保、人和、西牛等地相继建立起秘密农会。之后，他们又以农会为核心，发动群众，展开反厘金卡税、高利贷、人口税的斗争，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八一南昌起义的一部分由广东潮汕地区向广东曲江方向转移途经信丰时，同信丰党组织的负责人郭一清^②、

①客家话，“我”的意思。

②郭一清同志是江西信丰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信（丰）定（南）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兼二十六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〇年七月牺牲在长沙。

黄维汉、李观廉等同志取得联系，开了一个联席会。在会上，朱德同志介绍了全国的政治斗争形势，指示他们要努力发展农协、武装工农、建立赤卫军，临走时还留下八条枪。

一九二七年冬，信丰县党组织就以这八条枪为基础，在黄泥排成立了以郭一清为领导的赤卫军。赤卫军成立那天，有位姓李的老猎户让儿子背着他从地下挖出的鸟铳，走到郭一清面前，说：“郭同志，过去我怕事，不敢让他参加革命。现在，我不怕了。我晓得你们的钢枪只有这几支，就要他把鸟铳背来。你把他收下吧，让他跟你去为穷人打天下吧。”……从此以后，赤卫军积极开展打土豪、筹款子、袭击厘金税卡的斗争，既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又为扩大武装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这时，信丰已经有了党员二百多名。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就在土墙背成立了中共信丰县地下委员会。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的一天，在郭一清家里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会议根据赣南特委的指示，作出组织第二次农民大暴动，再次攻打信丰城的决定。

二月三日，在县委领导下，信丰全县（小河除外）举行了第二次大暴动，把各地为非作歹、罪恶累累的土豪劣绅捉住杀了一批。这之后，暴动先遣队赶到县城外面，将十多门土炮架在南山寺向城里猛轰，接着又派出先遣队员冲进下西门，打死反动的李教官，缴到八条枪。敌人慌了神，拼命组织火力进行反击，迫使先遣队

员们撤出城去，随即紧闭城门，凭借高大的城墙、猛烈的火力，负隅顽抗。五日早晨，五、六万人的暴动队伍举着大大小小的红旗，挥着大刀、梭镖，肩扛鸟铳、禾枪，一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信丰城外。于是，郭一清亲自率领暴动队伍架起云梯登城，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日夜攻打了一个星期。龟缩在城内的靖卫团团总王达馨等看见暴动队伍的攻势越来越猛，风快纠集一批流氓恶棍，在驻赣州的敌马昆旅六十八团增援下，妄图内外夹击暴动农民。信丰县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暴动队伍，转入农村，坚持对敌斗争。

各路暴动农民撤围退回农村后，不仅使和平、人和、太平围、西牛、大阿、禾秋、黄泥排等地都成了暴动队伍的天地，而且在这占信丰全县面积三分之二的土地上，掀起了持续一个多月的查封地主仓库、烧掉借据契约、捉土豪杀劣绅、收缴反革命枪支的群众性斗争运动。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黄泥排建立了信丰县农村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郭一清也率领一部分游击队员到反动势力强大的小河地区进行赤化活动。

苏维埃政权的诞生、赤化活动的开展，吓得敌人赶忙把六十八团调到信丰，并从大余、南康、赣县等地班来靖卫团近千人，对革命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挨过打的狗更会咬人。外逃的地主豪绅一回乡就组织起清乡会、靖卫团，设立联保处，悬赏捉拿革命领导者，开列农会会员的黑名单，对他们轻则罚款、重则杀头；强迫

黑名单外的每个人交三块银洋领取“良民证”，不领的话，就以“暴动分子”论处；离乡外走的党员、游击队员的家属都被诬为“匪属”，不是被捉去坐牢，就是被杀头。光是在西北乡，就被反动派杀了千余人；有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庄，一次就被活埋了三粪坑人，房子被烧掉四百七十多间。……

信丰曾经晴过一时的天空，翻滚起了乌云；曾经解放了的大地，重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信丰县委的领导同志、普通党员，乃至广大革命群众都在严肃地考虑着这个问题，寻找着正确的答案，……

（二）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清晨，毛委员率领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红二十八团、红三十一团从广东南雄的乌径来到信丰的竦背李庄。李庄的男女老幼一起出来欢迎红军，争看毛委员和朱军长。毛委员和朱军长边向前走，边朝人们挥手致意；宣传队的同志们忙着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送到贫苦农民手上，把写有“农民组织游击队”、“夺取地主武装”、“红军是贫苦工农的军队”、“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焚烧田契契约”等字样的标语贴在墙上；还有的招拢一群人演讲革命道理；……

红军在这里歇息了一会儿，又浩浩荡荡地向罗塘方

向疾进。

国民党反动派除派赣敌刘士毅一部紧紧尾追红军外，又从小河、万隆方向调来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王廷骥部约七百人进行堵截。早饭时分，毛委员指挥红军在罗塘的棉毛坳隘口设下埋伏，等尾追的敌兵一转出来，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机枪、步枪子弹如骤雨一般横扫过去，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等到敌人爬上山顶，准备向红军发起攻击的时候，红军却早已经主动撤出阵地，迅速越过罗塘圩，向崇仙山西水挺进了。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红军由西水叶屋涉水渡过桃江，来到羊牯坝，在围墙门口前的稻田里，召开了红四军干部大会；红军战士们则和宣传队一起，或者刷写“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武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大幅标语，或者开调查会；……

夜里，红军指战员们在羊牯坝和去岭背坑的田野里、山坡上宿营。

为配合红军继续向前进军，趁县靖卫团调到小河阻击红军、县城空虚的机会，信丰县委指示游击队在肖云发同志带领下袭击了信丰城，把城里来不及逃跑、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贪官酷吏杀了一批。……

县委还指派钟厚昆同志给红军带路。

第二天拂晓，北风呼啸，树枝上倒挂着小冰柱，天空依然淅淅漓漓地飘洒着牛毛细雨。红军在毛委员和朱

军长率领下，又向全南的龙子头方向继续前进。

早上，羊牯坝的贫苦农民们看到红军把住过的对寮^①、灰棚^②收拾得干干净净，望着红军买菜留下的银洋，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地说：“红军顶好哇！”

“毛委员真是我们贫苦人的贴心人？”

.....

(三)

信丰革命人民冥思苦索了多少个日夜的问题，现在终于得到了确切的解答。

一月下旬，毛委员派人带口信给郭同鑫同志，要他转告信丰县委：斗争失败了不要怕。要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搞好土地分配。不要急于去攻城，……

根据毛委员的指示，信丰县委召开了一个会议，总结斗争经验，研究今后的工作。他们一致认识到，在第一次暴动失败后，虽然把工作的重点移到农村，做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建立了农会、赤卫军和基层政权，但是，在红色政权尚不巩固，群众还没有分到土地，从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动，敌人力相对强大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去攻打县城，这是盲动主义的表现。这样搞，既暴露了组织，又招致了反动派的残

①舂米的房子。

②用茅草盖成的堆放柴、灰的房子。

酷镇压；对那些加入了农会、参加了暴动的群众，不是说“好”，就是“欢迎”，但对暂时还没有加入农会、没有带红袖章的人，却一概白眼相看，不是威胁他们参加暴动，就是把他们同反动派等同起来，以至连小河地区的人要进红区办的“互助学校”也不让，这样就必然使暴动和党组织产生脱离群众的现象。特别是以前干这干那，就是没有积极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因此，贫苦农民没有从革命中得到实际利益，使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影
响；一些革命组织只注意求发展，没有注意质量，混进了地主豪绅的爪牙；……

会议还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毛委员的指示精神告诉群众，努力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恢复、壮大农会等组织，扩大工农武装；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化敌人，狠狠打击最死硬的反动派；对农村中的豪绅，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开明士绅作我们的外围；巩固红区，准备分田；……

毛委员的指示武装了大家的思想，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一散，县委成员就分片包干，加强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带领广大工农群众和游击队开展积极的斗争，努力扩大革命武装。

崇塘村新上任的妇女会主任叶细姣开过农会骨干会后，一回到家，就从墙洞里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对丈夫水生说：“拿去，狠狠地杀地主反动派！”

水生学着她的腔调说：“你走了，丢下我妇人家，

上要扶老、下要带小，日子可怎么熬啊？”……

原来，一年前，在崇仙农民暴动的影响下，水生他爷爷起来抗捐租，被狗恶霸李刮皮杀害了。水生一怒之下，抡起大刀要去报仇，却被细姣一把夺过去，秘密地收藏起来。

细姣听见水生翻老帐，怕他不去，就扎实地劝开来。水生高兴地接过大刀，调皮地讲：“逗你要的。团结起来力量大呀，保卫红色政权呀，妇女会主任要带头呀，呀呀呀呀，我晓得的不比你少。”……

细姣“噗哧”一声笑了，指着他的额角说：“不摸摸下巴上的胡子几长了，还逗耍。”

在细姣的带动下，崇塘村马上就有五、六个青年报名参加赤卫军、游击队。……从毛委员带领红军过信丰到三月中旬为止，信丰各地方的赤卫军、游击队共进行了大小不等的战斗五十多次，缴枪三十多条，俘虏、打死敌人四十多个。

参加赤卫军、游击队的人多了，枪怎么解决呢？信丰县委决定用打劣绅筹款子的办法，从敌人手里买，最主要的还是从敌人手中夺：赤卫军、游击队有时化装成小商小贩，挑着山货、香烟，有意到敌人碉堡跟前去叫卖，乘敌人不防备，突然袭击，把枪夺过来；有时则集中一部分游击队员，看准机会，端碉堡、打区乡公所、打靖卫团，夺取敌人的枪支。

二月的一天，郭一清带领游击队员小刘挑着柴，来

到安息圩侦察。他们从给靖卫团做饭的刘师傅口中打听到，靖卫团团总陈癞子第二天要到附近一个豪绅家里去吃酒，便决定趁机干它一家伙。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郭一清和十多个游击队员化装成卖柴、卖菜的来到圩上。当郭一清领着肩挑柴担的游击队员小刘、小王两个来到靖卫团驻地时，刘师傅正在门口等。他一边对敌哨兵说“是我叫他们送柴来的”，一边拉着郭一清往里就走。敌哨兵被郭一清和紧跟他的小刘的柴担挤到了门边，结果只拦住一个小王。小王便大声武气地和敌哨兵吵起来。那些装扮成卖柴卖菜分散在周围的游击队员们听到他俩的吵声后，立刻挤到敌哨兵身旁；正在屋里的靖卫团丁们也都一窝蜂钻出来给敌哨兵帮忙。于是，游击队员金保猛然夺过敌哨兵的枪，小王风快抽出短枪抵住他的胸口。其他的靖卫团丁们连忙向房里退，却不料被院子里的郭一清用短枪指出：“不许动！”……事后群众编了首歌唱道：

游击队真机灵，
巧装卖柴打圩镇。
不化一枪和一弹，
缴获敌人七条枪。

有了人，有了枪，信丰县委就领导群众和地主豪绅

斗。

在西岗保，大地主李礼柏在第二次农民暴动失败后，收回了几户贫苦农民的租地。开始时，群众要他交回租地，他仗恃着有靖卫团保护，骄横地说：“我的田，愿租给谁就租给谁，你们牛栏里伸出马嘴，管不着我。”为了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充分教育、发动贫苦农民，一天夜晚，肖云发带着几十个农会会员、赤卫队员冲进他家里。有的会员大叫说“放火烧了这个乌龟窝”；有的高举马刀、愤怒地叫着要“宰了他”。李礼柏立刻鸡啄米似地磕头求饶。肖云发就订了几条规定要他服从：一、不准收地；二、减租减息；三、为赤卫军筹款，通报敌情。李礼柏见不杀他，忙不迭声地说：“行！行行！”后来他居然照办了。这样—搞，不仅打击了敌人，而且使地主豪绅再不敢向贫苦农民敲诈勒索，还迫使一些地主、团总不时为赤卫军筹集一点经费，代买些印传单的文具用品等。群众看到自己这么有力量，说话的声音都高了，对革命的信心也更大了。

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不仅西岗保、后塘保、星村，十里保、竹桥河等地的农会、少先队、团组织、党组织秘密而迅速地恢复起来，而且还发展了龙回地区和崇仙地区。党的力量也壮大了，光是西北一个区就发展了党员一百四十多名。西岗保、人和、星村、崇仙、川风、大阿等十六个地区的农协会员，一下子便增加到四、五万人，形成了处处有农会、村村有小组的大好局面。在